■图片故事

执子之手

□陈罡元 文/图

父亲摔断腿住院，同样大病未愈的姑姑，迈着趔趄的步伐缓缓挪动，非要去医院探望父亲。

年过七旬的姑父，小心翼翼地拉着姑姑的手，像极了大人牵着小孩的模样，一边走还一边叫姑姑：“机秀，小心车；机秀，小心前面地上的石头；机秀，小心台阶；机秀，你走得累不累，要不要背你走……”

从公交车上下来，一位认识姑父的熟人，拉着姑父闲聊了几句，我搀扶着姑姑继续往前走。才刚走出十余米，姑父立马跑上来叫住姑姑说：“机秀，你咋不等我一起走的？万一走丢了可怎么办？”

我知道姑父一向喜欢开玩笑，便笑着问他：“姑父，如果姑姑真走丢了，您怎么办？”姑父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姑姑真走丢了，我就不吃饭、不睡觉，没日没夜疯了般地寻，疯了般地找，直到找到为止。不过，我是不会给她机会走丢的！”说完，姑父嘿嘿地笑着，像个刚恋爱的小伙子，把姑姑的手拽得更紧，一刻也不愿松开。

年轻时的姑父，既高大又帅气，从部队转业后，便当上了村干部。那时，姑父对姑姑不是训便是骂，有时甚至拳脚相加。姑姑的兄弟姐妹还劝姑姑离婚算了，与其这样跟着姑父受气，还不如早早跳出火坑，断了往来。

随着时间流逝，表哥、表姐们渐渐长大，姑父对姑姑也慢慢转变了态度，由当初的不疼爱，到如今小心翼翼地呵护有加。姑姑的身体每况愈下，有时病情严重发烧时，大小便失禁，都是姑父帮姑姑换洗，寒来暑往，从不间断。

当刺骨的溪水漫过姑父的手臂，姑父一边捶洗姑姑的衣服，一边落泪。姑父是多么害怕，害怕姑姑有一天突然撒手离他而去。姑父说，幸好他家门前有条小溪，要不然一天要帮姑姑洗好几次衣服，姑姑又离不开人，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虽然姑父的手被冰冷的水冻得肿起像馍馍一样大，姑父对姑姑却从未有过怨言。在姑姑生病的几年里，姑父寸步不离。

我劝慰姑姑、姑父说：“年纪大了，农活就别干了，也不要太省，想吃什么就买来吃！”姑姑立即在一旁接话说：“我动不了，都是你姑父在做，我不给他添麻烦就算不错了！哎！”说着，姑姑触及了伤心处，情不自禁地用袖口抹起了眼泪。

姑父见姑姑伤心，立马出来打圆场笑着说：“吃了，想吃什么都买了，农活也很少做，我要抽时间陪你姑姑呀！”说到这，姑父突然跨出房间，背着姑姑泪如泉涌地跟我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只求你姑姑能多活几年，好好珍惜这晚年的每一天。俗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老了，有个伴，闲聊几句说说话，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夕阳西下，姑父左手提着吃的，右手牵着刚打完点滴的姑姑，似初恋情人般，恩恩爱爱地慢慢朝前走着……在目送姑姑与姑父渐行渐远的背影中，我的眼眶湿润，泪在不经意间滑落。

另一种生命的光亮

——读蔡崇达《皮囊》

□辛峰

读蔡崇达的《皮囊》，就好像默默地倾听一个人在深夜里深情诉说。

这种诉说，时而像缓缓的清流，带着少年顽皮而叛逆的抗争；时而像激越沉重的海啸，充满了家庭遭际的屈辱与不幸，和在这不幸中抱团取暖的爱的歌吟。而当作者开始书写那些少年之中玩伴的生命遭际和各自不同的人生走向与性格悲剧之时，我们更看到了一种直指人心的文字力量。那是作者对社会对人生对友情在经历之后的沉淀，是另一种生命的光亮。

面对亲人在我们生命之中的突然消失，在无法接受的打击之中，我们才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曾经存在的意义，甚至于他们的生存哲学曾经如此顽固地影响了我们命运的走向。就像阿太说的，“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如此坚毅到刻板的人生信则里却有着令我们内心如芒在背的刺痛感。而在面对残酷的现实之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的人生信则让我们最终没有一败涂地。

从《残疾》《母亲的房子》和《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中，我们看到的是人在最残酷的现实处境之下和现实的顽强抗争。在这些篇章中，表面是父亲的身体伤残与不幸，实则是人性在危难之际所展露出的最朴素的爱。母亲对父亲的爱，表达在近乎偏执的加盖房子的过程中，似乎房子正是让丈夫的尊严和人格得以顽强屹立的象征。为此，她穷尽一生地在与贫困做着殊死的搏斗和不顾一切的挣扎。而在父亲的身上，不想依靠别人的自尊和身体偏瘫的现实更是一种残酷的战争，在台风中的攀爬与摔打，更像极了一则人生的寓言故事。身体的衰老和死亡的临近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对抗的现实困境。而衰老和病患的折磨对于灵魂而言则更甚于死亡，这是分分秒秒都需要面对的生命凌迟。在病人本身来说，他内心的痛苦和绝望不是我们旁观者所能完全体会和明了的。而作为病人的亲人和子女，我们则承受着无法言说的顾忌、担心、忧虑，甚至现实的逼迫。

《阿小和阿小》是两种人生走向的悖逆，我们甚至无法说哪一种走向更是我们想要的，但它却又是活生生的现实。一个阿小，从小生活在奔赴繁华香港的准备之中，有着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却又无法得知优越感的本源。另一个阿小，则生活在对这种的生活的羡慕和模仿之中，却又始终无法抵达。

抵达香港的阿小在家庭的变故中沦落底层，开始真切地感受现实的粗劣；而另一个阿小，在丢失了别人的梦之后，才开始学会寻找自己的梦。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我们都好像生活在别人的梦中不肯醒来，到最后却恰好错过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梦。

蔡崇达的文字可以说明80后足以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世界。这些文字立足底层的土壤，却能触及灵魂的天顶。它们饱含着青春的疼痛，甚至青春的血泪，能够抵达人性最温暖、最柔软的那一块地方。用序言中评论家李敬泽老师的话说，皮囊是一个灯笼，而我们的心则是闪耀在其中的烛火。只要我们的心是温润灵动的，那么这盏灯笼便会亘古流传。

母亲的选择困难症

□宁妍妍

母亲老了，近些年得了一种“病”——选择困难症。

比如说母亲出门前，会在衣柜前犹豫好久，因为她不知道要穿哪件衣服；在做饭时，她也发愁不知道做啥饭；出行时，是骑电动车还是开小车？……一点小事对她来说都是艰难的选择。

之前，母亲可不是这样的。1978年母亲嫁给了父亲。刚过门时，我三叔还在读小学，二姑还在读中学。当时，温饱虽然解决了，但手头还不宽裕，日子依然紧巴巴的。1981年，我出生了，母亲没有奶水，整个月子仅喝过半只鸡熬的汤，肉给了哭闹的三叔和二姑吃了。没奶水，我饿得整天哇哇大哭。没办法，只好借钱去给我买奶粉。那时，母亲结婚时的的确良衣服一穿就是多年，穿烂了，缝缝补补继续穿；吃饭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荤腥；出行全靠两条腿……

待我稍大点时，父亲和母亲做起了卖甘蔗的生意。不知道从哪批发回来一架子车甘蔗，他们两个拉着车，出门时带着一兜干馍和一疙瘩咸菜，游街串乡地去卖，晚上也不回来。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有时我想爸妈，就哭着对爷爷奶奶说，闹得狠了，爷爷会从红薯窖里取出一根甘蔗哄我……我上小学时，父亲养起了长毛兔。过一段时间就给兔子剪一次毛，把积攒的毛拿去卖钱。条件稍微宽裕了，过年时母亲才舍得为自己置办一件衣服；逢年过节灶火也有肉香味了；我7岁那年，家里买了第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去外婆家时，母亲带着我，别提多神气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家种起了苹果园，有5亩地。父母起早贪黑，累死累活地在园子里干。卖苹果攒了一些钱后，父母盖起了新房，老宅的土坯房下雨总是漏水，新砖房漂亮又气派，虽然大门楼儿还是没钱盖，但能住上新房已经非常不错了。至于衣服，只要过年有的穿，平时母亲还是舍不得买；饭桌上，除了过节，平时也能偶尔吃上一次猪头肉。

到了2005年，我和弟弟都毕业了，苹果园的收成也越来越好，母亲才舍得去县城买了身儿像样的衣服；吃饭方面，面条是主打，老两口夏天吃鸡蛋蒜面，春秋天做炸酱面，冬天喝糊涂面。平时，缺这少那了，骑上电动车就去乡里买。

近些年，村儿里的好多地都让人承包了，父母不再种地了。每年地里有租金收不说，二老还交了养老金，每月都能领钱。最关键的是，家门口工厂、企业多了，随便找个活，一人一个月就是几千块。我和弟弟都已成家，孩子也大了。母亲不用操那么多心了，也变得爱捯饬自己了，时不时会去买几件衣服。虽然就他们老两口在老家，但饭菜也是变着花样儿、讲求营养了。

这些年，二老啥都吃腻了，啥也不稀罕了，母亲做饭成了发愁事。穿戴方面，一柜子衣裳，她都不知道穿哪件。

前几年，父母还花几万块买了辆电动小汽车。前段时间，母亲还笑着说：“我要是再年轻些，考个驾照，买辆好车，出门还不知道开哪辆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我和我的祖国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如果有，那就用笔写下来，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可以是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800字左右，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每篇800字左右，要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头，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以一个故事为主，800字左右，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每篇500字左右，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每篇300字一张图）。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本版邮箱：ldwbgh@126.com
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